

最是劳动滋味长

时令刚过谷雨,母亲便打来电话要我们回乡下帮忙种土豆,于是我便动员妻子儿女周末回乡种土豆。

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娃,从小没少和父母一起下田劳动,后来到城里工作参加田间劳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父母依旧守着几亩薄田和乡下的院子。我知道种地对父母的重要,也知道其中的艰辛和劳苦。

周六,天刚蒙蒙亮,我们便开始忙活。我帮父亲把肥料、木犁、土豆种子和其他农具都装到毛驴车上便出发了。

一眨眼的工夫,就到了我家的地头。旁边的地里,已经有街坊邻居早就来干活了。望着田野里忙碌的春耕景象,感觉又像回到了儿时的样子。

阳光柔和地照耀着大地,几只跑出圈落的山羊在地头随意啃噬着初夏的嫩草。暖暖的微风吹

着……如果不是儿子喊我,我依旧沉醉在这乡间的美好里。

我和父亲一起把肥料均匀地撒向田间,把几处不平整的地用铁锹平了平,母亲和妻子在一旁准备土豆种子。细心的母亲总是把土豆的种子割成大小一致的块,缺芽少眼的都会被拣出来。

一切准备就绪后,父亲架起了犁地的驴车,随着一声吆喝,毛驴拉着沉重的犁开始犁地,我、母亲和妻子分成几段把一颗颗种子播在翻开的犁沟里……

我们都各司其职在土豆地里劳作。儿子和女儿年龄尚小,没有田间体验,两个玩得亦不亦乐乎。

把种子播好后开始平地。父亲卸下犁换上了柳编的平地农具。父亲嫌农具太轻正准备压些土,儿子自告奋勇地站了上去,倒是省时又省力。结果地没磨几圈,女儿又嘟囔着要体验一下,只得又让女儿体验了一把坐乡间摇

摇车的感觉……

日落时分,一大片土豆地全部耕种完了,望着西沉的太阳,一家人“灰头土脸”,却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一边是身体上的劳累,一边是收获的希望,一想到秋天时能从地里挖出一筐又一筐的新鲜土豆时,我们都觉得此时的劳累很值得。

劳动是伟大的,也是艰苦和难熬的,但正是这种艰苦和难熬锻炼了我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奋发向前的智慧才能。

参与劳动不仅是一项体力活,更是农耕文化的传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朴素、坚韧的情怀和精神,也展现了劳动者的创造力和智慧的结晶。它不仅能让体会到劳动的乐趣和回报,也能带给我们一份耕耘与收获的快乐,更让我们能感受到生态和自然之美……

刘治军



早餐店夫妇的幸福

我家附近的街道上有个早餐店,生意兴隆。店铺不大,中间用玻璃隔开了一个操作间,东墙搁置一个长案板,上面摆放手工家常面条、米粉和各种调料卤汁。靠墙的一口大锅,正翻滚着牛骨汤。右边摆了五六张桌子。

店面干净整洁,早餐花样齐全,丰俭由人。男的胖墩墩的,穿着白色的工作服,系条白色的围裙。女的瘦削,却干净利落,他们有一儿一女,读初中。

男人小眼睛,一笑眯成一条缝,嗓门却大,声音洪亮:“牛肉面好了,蛋炒粉好了……”女人赶紧麻利地端过去。

女人总是笑咪咪的,迎来送往,眼睛眯成一弯新月:里边坐!汤粉汤面,炒粉炒面,豆浆蛋酒都有。

男人脾气极好,有时食客盈门,一口电煮锅,一口炒锅,他就站在两口锅前,双手不停地忙,热得汗流浹背。可是在这陀螺一样的忙碌中,他依然面带笑容,不急不躁,有时还会忙里偷闲,说几句俏皮话,惹得大人小孩乐不可支,有时乐滋滋地哼上几句,隔着口罩也听不清他唱什么。

早餐店生意好,是因为他的面煮得好,不管有多少顾客在等,还绝不粗制滥造,总是一碗一碗慢慢地煮。面和青菜叶子煮好后搁进碗里,浇上牛骨汤,把牛肉一

片片摆在面上,放一勺酸菜,撒上香菜或翠绿的香葱,热气腾腾地,令人食欲大开。

更难得的是他的记性还特好,只要光顾过两次,就朝你咧着嘴角笑,眼睛笑成一条缝:“你的面微辣的,对吧!你的牛肉面不放葱。”

男人上午忙到十点,就去餐馆当掌勺师傅,一直忙到晚上九点收工。据说餐馆员工换了好几家,他却一直稳居掌勺的位置。

尤为让人敬佩的是,他为路过的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每当环卫工人在清扫马路时,他瞧见就喊:歇一歇,进来喝口水。这个平凡的小人物,做着最温暖的小事。人们对他的行为表示赞扬时,他却认真地说:“一份份早餐不算什么,环卫工人辛苦。”是呀,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起早贪黑,他们用辛勤的劳动为我们营造了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可我们对身边的环卫工人熟视无睹。

“那你为什么这么做?”他挠挠头说:“有句话说得好:‘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是呀!幸福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看着那聚在小店里享受着热腾腾早餐的环卫工脸上的笑容,何尝又不是一种传递在人心中的温暖呢?

每到暑假忙碌之时,两个孩子都来店里帮忙。孩子个头快赶

上他,收拾碗筷,有模有样。此时,他脸上乐开了花,眼睛笑得更是眯成一条缝:“虽然孩子学习成绩一般,但还是蛮努力,孩子懂事,让人省心,知足了。”他们一家四口快乐地忙碌着,日子过得充实而温馨。

一个周日的上午,我到早餐店点了碗牛肉面,浓郁的汤汁,淡黄色的面条,几大块红褐色的牛肉,翠绿的菜叶,满满的一陶瓷碗,我吃得酣畅淋漓。小坐一会,得空和他们闲聊。

“马师傅,打两份工累不?”“还好,做任何事都累。”

他又说:“每天晚上九点钟收工回家,浑身跟散了架似的。老婆为我备上小酒小菜,自家的谷酒泡上中药,小饮一杯,一是解乏,二是高兴。”说到这,马师傅的脸上漾起了幸福的微笑。

女人体贴地说:“打两份工确实累,为了让他多睡会儿,我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床,熬粥煲汤,烹炒小菜,准备妥当,尽量不让他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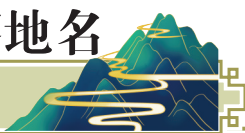
不知不觉中已是九点,他解下围裙,整理衣服,往电瓶车上一跨:“红,我去餐馆哈,收拾完,赶回去休息。”

“真勤快。”我夸了句。“呵呵!你慢吃喽。”他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跨上电瓶车,钥匙一拧,轻快地飞奔而去。

冷文英

村落地名

谈



朱堽堡村名的由来

朱堽堡村是莱山区莱山街道下辖的行政村,位于莱山街道最南边。现有土地面积四千多亩,九百余户,二千多人口。南与沐浴村接壤,北与陈村相邻。村名为何称“朱堽堡”,究其渊源。古时候村西面堽上有七个珠子(实为“冢子”),远远望去似北斗七星。村北堽上有一座,堡为多音字,其读音为 pù,bǎo,bǔ,堡 pù 见于地名,古已有之,通“铺”,驿站。这里曾有一条官道,经过朱堽堡地段有二里左右。据村内老人说,古时候,宁海州有一位爱民官员西去巡视,路过这里,后在距大沽河东岸半里处开设驿站(官员休息、住宿之地)。从此,此地成了各地官员西巡的必经之路。现在这里早已成为粮田,至今村民还称这方土地为“北官道”。这便是村名“朱堽堡”的由来。

朱堽堡是一个多姓氏的村。先是汪姓在明朝初由福山诸留王村迁来的,被称为坐山户,那时土地辽阔。汪姓至今有十六代人(现在汪改为王),后来又迁入了杨姓、王姓、张姓、姜姓、于姓、孙姓、黄姓等姓氏。杨、王是最大的姓氏。据史料记载:清顺治年间,午台南堽村杨维庚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初任宁阳县教谕,再任嵩县教授,三任安徽碭山县县令,敕封文林郎,在任时修学宫,捐俸赈饥,任职四十年,为官清廉。康熙末年杨维庚携族人从午台南堽迁至朱堽堡建村。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杨维庚的后人杨其焕考中举人,后在河北省任县令,在任三年,爱民如子,为官清廉,死后葬于朱堽堡村南,坟墓四周砌青砖,顶部用砖发券,占地约半亩。

朱堽堡村地形特点是:东、南、西三面是堽地,村北是泊地,村西是大古河。上世纪六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期间,朱堽堡是全公社第一家整大寨田的。这三片堽地全都整成了层层梯田。当时县、社二级政府还组织人员来参观学习。后来农村开始大兴水利,村支部带领群众大搞水利建设,1972年,公社党委调动了全公社的劳动力,在朱堽堡的埭南堽上兴建起大型的扬水站。那时兴建的扬水站至今仍使用,灌溉面积达百分之九

十,农民旱涝保收。距大沽河400米处的堽顶上,古代建有一座龙王庙。传说:大古河西一带有一石匠,常年在这一带打石头。这年六月,石匠的老母亲病危,石匠得信后,急速回家看望,路逢大雨,赶到大沽河时,河水上涨,无法过河。石匠来到龙王庙前跪拜,说明来意并承诺,如能水位下降让他顺利过河,回来时给龙王爷做个大石香炉,说也怪,不到几个时辰,河水急速下降,石匠顺利过河。回来时石匠果然带回一个大石香炉。古时每逢旱年,村民就敲锣打鼓到龙王庙前上香烧纸,读祭文,求龙王爷降雨。有时还真灵,祈雨后人们还没到家,雨就下起来了,最晚不过三天准能下一场好雨。也有些老人得病无钱求医,就到龙王庙烧纸祈福。

村西北面古时建有送子娘娘庙、土地庙、马王庙,三庙并为一体。当时村民有求子的,就到送子娘娘庙前上香烧纸许愿,如得子后再去还愿。村里不管谁去世了,都会到土地庙去报到。据老人口传,当时有钱人家有人去世,就用花纸、高粱秆扎花轿,里面放上土地爷的牌位,族人抬着花轿,拖着辮面杖,吹吹打打打到土地庙上烧纸跪拜(花轿是给土地爷换新轿,辮面杖是用来开庙门的)。有养大牲畜的人家,正月初五、六就到马王庙前上香烧纸,祈求马王爷保佑牲畜四季平安。这三庙从正月初一到十五香火不断。黄姓街上、张姓街上还建有关帝庙,每年正月初二、七月二十一村民都来此庙上香烧纸,祈求关老爷保佑平安、发财。

朱堽堡村往日的古迹虽已不存,但那些流传至今的故事传通过口口相传至今仍氤氲在人们的心头。村东头有一棵百年大柳树,主干已枯,只有部分外表皮还顽强地输送着养分。每年春天都能发出茂密的新枝条,展现它的风姿。这棵柳树还被有心人挂上了数条红布以示祈福纳祥,方圆十里八乡,人们一提起“朱堽堡大柳树”无人不知。如今的朱堽堡村屋舍俨然,村容整洁,民风淳朴,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出无限生机。

杨杰慈